

誰明虎媽心

心之旅程

撰文：吳崇欣 註冊臨床心理學家

W的媽媽(曾太)來時已經在服抗抑鬱藥中，她明顯心情很壞，一坐下來眼淚就幾乎同時掉落。她說女兒飛走了，要移民，她心裏萬般不捨，卻又無從留住女兒。「我年紀很大才生下她，對她如珠如寶。」眼淚又潰堤而下。

我讓她先好好哭一會兒，讓她用自己的步伐去訴說她的故事，可是聽來聽去，都是比較像W的故事。「生她的時候血崩，我差點丟了老命呀……」她說就只有一個掌上明珠，自從懷了孩子後辭工不幹了，原本她是一個小學老師，有穩定工作，試着懷孕7年都不成功，連人工受孕都試了，可是教會朋友批評她不聽天父旨意，虔誠的基督徒終於屈服，決定就隨主的心意算了，結果，竟在45歲時懷孕了。

於是一懷孕，她就辭去工作，一心一意好好帶孩子。

她的人生從此就和女兒重疊在一起。小至買什麼零食給孩子最健康，大至讀什麼學校，都由她決策。先生忙他的生意，給她請來一個工人一個司機，她樂於有人使喚，也不忘和W的同學們的媽媽聚會「收風」。「你知道，人際關係多重要！」

曾太一說起女兒的事就精神抖擻，聲音也特別雄壯，看得出來她很以女兒為榮。她說，她小時候渴望學琴，卻因家裏支付不起而作罷。如今她兩歲起就幫女兒

找鋼琴老師，所以女兒3歲就開始上課。「我的女兒非常優秀，我們花盡心思栽培她，她在小學時已是學界網球冠軍，我們要她專心讀書，不讓她入港隊。」後來，她送了女兒去英國念法律，女兒還在劍橋念完碩士才回來執業。

愛到有壓迫感

「捨不得女兒也很正常的……」當我想肯定她的不捨時，她幾乎暴怒起來：「你不認為這樣丟下父母是可恥的嗎？」她突然意識到自己太大聲了，又深呼吸一下，穩住自己情緒。接下來大部分時間我只能用心聆聽或者重複她的句子，只要我稍稍用不同的字眼重述她的感受，她都會說：「不……」

「不……你不明白……」



一名女士對女兒如珠如寶，甚至透過女兒去活，令女兒感受到很大的壓迫感。

「哼……天知道……」我忽然感受到她的女兒面對着她的壓迫感。她有滔滔不絕的道理要表達，同時她會把一切都表達成「我為了女兒好……」這種語言。她很愛自己的女兒是肯定的，但我很不確定，她有足夠的空間去看見她女兒的模樣或者感知她的心思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她小時候父母離異，母親幾歲時就丟下她離開了，從此一去不返。從小到大，她一直都有種擔心身邊的人會離開自己的感覺。她擔心先生、父親會突然死亡，只要幾小時找不到他們就會開始想他們會不會有意外；她從來不可以單獨睡覺……焦慮感在生下女兒後大部分轉移到女兒身上。所以她管束女兒非常嚴厲，任何她覺得有危險的東西都不讓女兒碰。有一次，我請她回憶起以往跟女兒爭執的時候時，她記起女兒20多歲時，跟朋友去玩了一次dirt biking，前臂都擦損了一大片回來，她看了3天不跟女兒說話。

沒有真的爭執，只是冷戰。「這樣作踐自己！」曾太說。

透過女兒去活

曾太從小為女兒設計了很嚴謹的作息日程，小學時女兒就已經逢週末上5個興趣班，每天下課後也有補習，晚上一定要練琴。「我女兒中一就已經考到8級！」「我女兒的學校，嘿，你知道，有多少名人的子女都在讀吧？」「我小時候沒有的關注和學習的機會，我通通都給她了。」

她透過女兒去活，讓女兒成她最大的心理補償。

如今女兒要走了，她頓覺失去生活重心，同時怨恨女兒怎麼忍心丟下自己。她現在不時就把難聽的說話丟給女兒，直讓女兒在席上當眾落淚。而她自己所感受的那種痛，直讓她覺得自己不如死掉算了，彷彿她的先生對她來說是毫不重要的。她本身有很強烈的被遺棄恐懼，老來得女後，和女兒建立了太糾纏不清的關係。這種母女關係通常會令女兒難以建立

獨立的自我；也許因為女兒放洋留學很多年才不至於有更嚴重的心理疾病，但女兒倒有輕度厭食症。而她自己在確定女兒要移民後也抑鬱起來。

曾太是個很難給予同理回應的個案。所有的同理回應，她都會因為感覺太羞恥難受而推開，她拒絕感受任何脆弱，所以先生也難以和她建立深刻的連繫；她不會單純地表達和女兒分離的哀傷，而是要透過控訴、埋怨等等帶有憤怒的心情去掩飾她的哀傷，同時想用內疚來控制女兒。

單是和地建立信任我已經要花上很多工夫。直至她終於對我有點自在和信任，而我也找到比較能安慰她的曲折語言和舉動(例如給她一杯茶)，她終於說出了內心的苦：「我知道我給了她很大壓力，所以她想離我遠遠的；而我同時不懂得用另一種方法去愛她。」「是啊！這多難啊……」這次，她沒有回話，只是平靜地流了眼淚。

(註：故事中的人物、背景不代表真實個案。)



女士本身有很強烈的被遺棄恐懼，老來得女後，和女兒建立了非常糾纏不清的關係。